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編輯者：晉綏日報社

第一四一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尋人啟事

徐希賢（乳名二小）年三十二歲，五寨縣大劉家溝人，一九三七年參加三五八旅七一五團工作，後再無音訊，見報後希與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不勝感謝，寄信五寨城寶豐記貨棧。

妻徐梁氏

本報緊要啟事

本報電台發生障礙，今日暫出兩版，機器修好後，即照常出版，此啟。

總部發言人談陝甘寧戰況　瘋狗胡宗南一定失敗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本報記者三十日在陝北某地訪問人民解放軍總部，向總部發言人叩詢近日陝甘寧邊區戰況。發言人稱：二十五日我軍殲滅敵三十一旅旅部及一個團，活捉李紀雲後，二十八日，我軍又收復安塞縣城。胡軍自二十六日起，竭盡全力，分三路竄犯延長、延川，二十八、二十九兩日，我軍主動撤出該兩城，胡軍又一次完全撲空。發言人說：胡宗南竄犯邊區，半月以來，像瘋狗一樣，到處亂撲，現已一連撲空兩次，又損失旅長兩個，其部隊之疲勞，士氣之消沉，可想而知。胡宗南像瞎子一樣，到處亂撞，我軍則以逸待勞，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勝。胡宗南沒有理由不敗，胡宗南的兇焰不久就會過去。胡宗南越是瘋狂，他的兇焰也就倒得愈快。

秦家坪群衆鬥爭惡霸劉保賢　勾了租子賬要回紅契

（本報訊）臨縣五區秦家坪大惡霸劉保賢，在過去減租運動中，土地財產雖大部分散，但農民的「欠租賬」及土地的紅契仍未依法退給農民。最近土地改革中，秦家坪農民與劉保賢展開了勾賬退契鬥爭，附近村莊農民也趕來參加。當大會把劉保賢假造的租子賬一一唸給大家聽的時候，全場立即騷動起來。劉保賢的假租子賬中，共有四十一戶佃戶的名字，遍佈於十一個村莊，其中，除兩戶沒註「欠租」字樣外，三十九戶佃戶，都是寫上「欠租」的，共合一百一十二石二斗。到會羣衆聽了，憤怒不可遏，紛紛質問，有的跳到地主跟前，指着劉保賢的鼻子：「劉保賢呀！你存什麼心？」「我的租子早就交給你了，為什麼還留在賬上？」三寨子窟工的佃戶劉倘千站到劉保賢面前向大會沉痛的控訴：劉倘千最初欠了他一石黑豆，他就折了三十元銀洋，光還利錢，第一年就交了七元五毛銀洋和五百斤乾草，第二年給白做了三個月的工，第三年被劉保賢狠心的加到八分利，利滾利，就把劉倘千典郭凡有的地強迫奪去，郭凡有的祖親要在劉倘千窯頂上跳下來尋死，害得劉倘千變賣了家產，還清五十四塊銀洋才算完事。劉倘千一連苦訴了三件像這樣傷心的事之後，向劉保賢質問：「你回答呀，怎的不說話呀！」他舉起手喊高呼：「消滅地主階級！」（全場同呼）「我們倒了三寨子，今天我要徹底翻身！」（全場高呼「我們要徹底翻身！」）小王家溝農民高長生，向衆人痛訴他父親被劉保賢活活打死的血淚，他的眼睛紅的冒火，咬牙切齒對着劉保賢：「我父親欠你幾塊錢，要把二十幾畝地押給你，你不要，一心逼我父親要我十七歲的姊姊給你做小老婆（那時劉保賢已四十多歲），我父親不答允，你就糾合打手，把我父親[illegible]打得不能動，抬到臨縣衙門（舊縣政府），可恨衙門不給老百姓說話，父親傷重死在監獄裡！」他的聲音完全嘶啞了。到會農民和劉保賢一一質對，他的「欠租」完全是捏造的，連一家也沒有欠租的。這充分暴露了地主訛詐農民的可恥面目。當場把賬勾了之後，農民們都笑了，他們說：「好狗日的，你再去訛詐農民的鬼吧！」在減租回贖時，劉保賢一口咬定「沒有紅契了」，這次也向農民交出了一部紅契和分家時的土地分單。斷了窮根的農民，精神上翻了身，特別的愉快。他們說：「一過去鬥劉保賢（是幹部包辦代替的——記者）咱連重話都不敢說一聲，這一下可把劉保賢打倒了！」（民）

雁北我軍　痛殲大批閻傅軍政人員

活捉少校副團等四十餘　頑縣長等廿餘被我擊斃

（新華社晉綏三十日電）雁北我軍於三月二十七日在右玉西南之黃土坡，將偽閻自大同派到右玉之政工人員八十人及「同志會」分會、偽縣政府、偽國民兵團等人員全部擊潰。活捉少校團副以下四十餘人，打死頑縣長以下二十餘人，繳獲騾馬六十四頭，長短槍七十支，詳細待報。

冀魯豫解放軍　收復陽武延津原武三城

綜合各地戰訊：各地人民解放軍紛傳捷報。（一）冀魯豫人民解放軍一部，於三月二十八及二十九兩日，先後收復平漢路東陽武、延津、原武三座縣城，據守三城之蔣偽軍全部就殲，戰果正清查中。（三）豫皖蘇軍區人民解放軍一部，經過新黃河，於三月二十三日拂曉，一舉攻克蔣軍後方商水以北之重鎮周家口。平漢路南段之蔣軍，受到重大威脅。（四）冀東人民解放軍一部，從三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濟南、濟陽間向蔣軍展開反擊，俘虜蔣記山東省保安七十四師及章邱保安除官長四百二十八人，擊斃其副團長以下四十五名，繳獲輕機槍二十挺、小砲一門、長短槍三百七十四支、子彈一萬八千餘發。（五）遼東民主聯軍某部，三月二十三日在通化東北日潮（前誤為旺清）附近，大部殲滅美械裝備蔣軍五十二軍第二師第五團，戰鬥中計生俘蔣軍官長千餘人（三月二十九日本報刊登之報導八百餘人，係初步統計），斃傷三百餘人，繳獲迫擊砲三門、戰防砲二門、六〇小砲十六門、重機槍十七挺、輕機槍四十五挺及其他槍支彈藥甚多。

六分區地委發出指示　全面備戰迎擊進犯敵人

（綏蒙社晉門三十一日電）臨時準備迎擊進犯的閻軍，六分區地委於三月二十八日，發出緊急備戰指示，號召全體黨政民武幹部，徹底肅清和平麻痺思想、僥倖、恐慌、太平觀念，緊急動員起來，實行軍事化，拿起武器，保衛毛主席，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為人民立功，要堅決的執行任務，遵守紀律，進行全面的備戰，糾正上次備戰中只著重突擊搞錢，而忽視邊山與山地的錯誤，不僅要防備公開敵人的進攻，而且要嚴重警惕反動地主階級、漢奸、特務在各方面的破壞活動。指示並指出：進行備戰動員時，應檢討上次敵人進攻的經驗教訓，由羣衆討論出對付敵人的辦法，目前的緊急任務是在黨員、保丁、組織檢舉、武裝保衛春耕，保衛土地及羣衆翻身利益等口號下，發動羣衆進行全區全面的備戰，要徹底作好空室清野，堅決依靠羣衆，粉碎敵人的進犯。

（毅）

方山津良莊　實驗土地複查工作

二流子和地主抗屬分到的地一律退還給缺地農民

（方山訊）本縣村幹部訓練班和縣區幹部二十多人，在二區津良莊完成土地複查的實驗工作。該村去冬土地改革中，經過評訴算賬教育，使一百零二戶缺地的中貧農，得到山地五百五十四畝，水坪地七百八十五畝，一般認為是全區發動羣衆最好的村子。但是這次複查的結果，發現有些羣衆思想還很模糊，認為分到土地是得人家的便宜。曾有農民後說：「年時分得四畝地，咱總是不想要，良心上實在下不去。」針對這種情形，複查工作仍以提高羣衆覺悟入手，羣衆開展訴苦和算剝削賬運動，研究「地主土地是怎樣來的？」「農民是怎樣窮的？」貧農王富成說：「我給地主張士彪攬工四年，租種地二年，人家不做的咱做，人家不吃的咱吃，實在受苦極！一年鍋開廿多石穀米，咱一顆也吃不上，六年被他剝削了一百多石糧食。說起來地主沒人不見血，實在兇啦！」川農民自己的說：活生生的翻身，要算賬教育後，大家認識到分地不是白拿人家的，而是「地回老家」。貧農郝生花說：「咱的地價實在多出了，咱們多分幾畝好地嗄！」同時工作同志也提出：「咱看一下，去年分得合適不？」群衆吵嚷嚷說：「有偷苦吃了二流子郝雙元楊花田都是一個人，每人就分了一畝水地。」張銀泰說：「李成貴、李光渭兩家，雖然起縣，可惡地主，又貪污過賽會，做的時借上些好李貨文的勞力做貧人，年底下他的餘，他才賣了些壞地。可是冬天又給分了好地，這還不如不要！我看還是要回來吧！」許多人都說：「咱年時分的地不夠，地主分的地快些出來吧，咱沒辦法的人要分啦！」去年不要地的貧農越天天窮，[illegible]也要分[illegible]啦！」領導上又提出：現在有三十餘戶要地的，怎麼辦？幹部羣衆有能清算的地了？大家又展開研究，發現外村地主劉九兒（佐洞人）好地，[illegible]土地改革中非法賣了在此村[illegible]丘畝，有十二畝[illegible]外村富農[illegible]坪[illegible]也趁勢非法賣去地十畝，還有外村富農趙提[illegible]借別人的名字非法賣去坪水地十九畝，共提出十四件土地問題，提請有關了羣衆大會，除和地主李成全、張士彪、進行了鬥爭，又算出了土地、房屋、傢具等外，[illegible]地水坪地十五畝、山地十二畝，將分給地主抗屬李成貴、李光渭及二流子的地要出，清算了外村地主及富農非法買去的，同樣，共複查出山坪水地一百一十五畝半，山地二十七一畝，使四十八戶地不夠種的中貧農得到了足夠種的土地，十三戶農民得到窯房等，土地問題已得到澈底解決。（九鉞、薛峰、白光）

代縣縣政府　沒收漢奸史德厚財產

千餘畝土地分給貧苦羣衆

（代縣訊）縣府接受羣衆要求，沒收柳林村漢奸大地主史德厚財產分給貧苦羣衆。按史逆在日寇統治期間，設立稅局為敵效勞，並藉此敲榨羣衆，老百姓擔稅貨一担裝使抽二三毛錢稅錢。曾搶過羣衆二十餘個毛驢，強使日寇殘害了四個老百姓！日寇投降後，即隨敵逃屯而成為漢奸閻錫山的爪牙。該逆擁有土地一千二百畝，都是從貧苦農民手裏用高利貸估去的，光緒三十二年到民國四五年間，他乘荒年放債，累利吞產，僅柳林村就被其霸去二百三十七畝水、旱地。羣衆一致要求沒收史逆財產。現政府已將沒收之土地，分給了三十二戶貧苦農民。（周銘）

擴幹會上警醒官僚主義

偏關城關歷年羣運竟為地主階級掌握

（偏關訊）縣擴幹會檢討城關幾年來的羣衆運動，發現極嚴重的錯誤與缺點，過去縣級領導直接領導城關工作，但因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不深入羣衆，對幹部又缺乏具體幫助，致使城關地主及其爪牙，歷年來掌握了政權和各種工作，嚴重的損害了基本羣衆的利益。全城關四十多戶破產地主，我們解放偏關縣城後，均假裝貧窮，羣衆，而幹部只看其表面的經濟狀況，沒有研究其歷史，把他們當成小商看待，在羣運中就成了「積極份子」，城關廿個主任代表，竟有七個是地主，十三個民事調解委員會的委員，地主佔了八個；如韓駿後、李芝蘭因其能說會道，擔任了村主任。破落地主因成保當了工會的副會長，因為地主掌握了實權，就篡奪了羣衆鬥爭的領導，並以此劫取鬥爭果實：四四年的清算假意府行長機訛詐款，四年只有三十五個人參加，而基本羣衆只有六個，清算出二千一百元白洋，絕大部份都落到他們手裏，地主李三變一人，就得了五百元和兩塊好地，貧苦羣衆說：「這是與地主蓋土匪」。四五年冬，由於我們工作講表面，講形式，使那些地主及其爪牙，又都鑽到冬學裏，成為冬學裏的「積極分子」，從冬學中發動起來的清算鬥爭，依靠的他們掌握了。南關冬學中清算時，地主王應、李芝蘭（當時是主任）就勾結了一批二流子，用清算出的款子，組織大會餐，大吃大喝，把兩次鬥爭果實大部份都給吃光了，一個貧農向一個地主清算出十七塊白洋，就給吃喝了九元，羣衆反映：「冬學變成了吃喝會」，有的說：「既的清算，何必來算」。而當時領導幹部及冬學負責同志，沒錯誤的說：「實行放手大膽發動羣衆」，未予糾正。南城冬學在地主和大商人的聯合活動下，地主劉果英包圍了小學組來非的土地，傷害了農民利益。北城冬學裏，地主韓殿祥等鼓說民兵小隊長運上冬學（貧苦羣衆）開除了。對偏縣長煥撤職的鬥爭，因沒有發動基本羣衆，孫遭到失敗，而最錯誤的事件，是在地主煽動和挑撥下，引起城關和城內的河曲二區表干拔羣衆的對立，過去城關民兵扣押過河曲二區羣衆，後來因為路條問題也發生過些民兵扣押的事，後來又因變工關係，有人說：「表干拔人不講理，咱城關老百姓小照顧會，他心懷不滿，常向城關地主挑撥說：「羣衆恨你更深；四五年冬表干拔羣衆又來城關清算，時一個地主劉，便和他的走狗，找地主清算，羣衆和他們暗中勾結，勸了四百多人，將河曲羣衆包圍起來，活叫了一頓，才給到門上了一，並向下來，民兵說人家上門搶東西，才動民兵動武，後來舉行了大會，地主同志趕到，時發生了武裝，今春土地復查時，地主又逃跑了，仍以假的一公正人士」被選舉為委員會，他們又撈上了土地復查委員。直到會上他們鑽到幹部隊伍裏來，大家才揭發出來。使到會幹部驚醒起來，才明確認識過去城關工作，走了地主路線。工作中檢討和輕視公所幹部在會上也都表示了深刻的檢查，準備深入檢查，改進工作。（張維滋）

代縣韓曲村

搞了兩次鬥爭 都是沙氈拔毛

（新華社晉綏十一日電）代縣韓曲村去年發動了兩次羣衆鬥爭，但都是沙氈上拔毛，地主的土地一點也沒動。去年七月間該村農會領導後，被二流子篡取，二十家地主中，只敷衍的減了五家小地主的租，而著名投機巨商像地主閻光金的地，動也沒動。算出的衣物、食糧、牲畜等，全部約六十萬元，全部都被換了酒肉白麵吃光了。羣衆未得一針一綫。去年冬天某區幹部再次至該村發動土地改革，但未深入發動羣衆，在清算地主蘭世金時，閻即拉攏農會幹部，請他們喝酒吃油糕，說誰也是一個村的人，搞一攤不了，你們有啥高要，我也不能忙手；事來一細例，羣衆本來連五百元白洋也不值，幹部卻算成二千元。事後地主家女人說：「拿去盡梁主土地，算了土；拿吃白麵，他花白洋；他穿市布走麻綢，他穿才潑酒啦！」地主們仍是威風凜凜。門爭果實的分配也不公道，二百六十一戶貧農，每家只分到不足二畝地、二元白洋、二尺麻綢、二斗糧。還有三十餘家甚也沒分到。擴大貧苦農民情緒低落，反映說：「沙氈上拔毛，脊背上撓癢，除不頂事，反惹下害。」全村仍沒人敢翻身，羣衆看到別村都轟轟烈烈鬧翻身，本村連翻身味氣都沒有。數次推派代表，請工作團去幫助他們，現縣已派工作組前往。（希曦）

×　×　×

七分區檢討紡織工作

今後主要發展土機

（新華社晉綏電）七分區擴幹會議檢討了紡織工作中的單紡幾路線後，決定今後主要發展土機織布，扶助貧苦抗屬及貧苦農民掌握技術，婦女幹部及紡織教師務須深入到各家去教。李峻一般婦女都會紡織，主要是工具困難，所以決定發放貸款五百萬元，由各區製成土機，直接發到貧苦羣衆手裏，做到至少隔三家貧苦羣衆及抗烈屬有一架機子。汾陽紡織倘未普遍開展，計劃立即從訓練班着手，縣府建設科及抗聯已決定先調十五個婦女來縣，然後逐漸輪訓。盡扶持這一工作，專署撥給該縣貸款一百萬元。（畝路）

離石七區

糾正分配不當的貸款

集中貸給最貧困村莊

（離石訊）七區召開村長緊急會議，檢討與糾正發放貸款工作中的平均分配偏向。縣擴幹會確定貸款工作係春季的主要工作，但該區對此工作沒有重視，工作組同志回家十數天沒回來，因此幹部未掌握集中發放幫助最貧苦農民的精神，在登記應貸戶上發生了極端平均分配的偏向。全區三十石米，二千五百斤棉花，一千七百萬元款子，平均分配給十二個行政村（內有一市）。全區最貧富是的沙子行政村（在大川裏）與兵中陽大山裏的紉純流多年、「兵農合一」時改下大部土地荒蕪的西山里村比較，西山里比沙子平均稍微多些。在村公所給自然村討論貸款時也沒有進行幹部教育和檢討過去貸款中的毛病，而是召開兩次幹部會議，第一次據表登記，第二次決定分配數目，村村都有。水西行政村二百四十戶人家分到貸款者一百戶，每家至多不過米二斗，自少的僅得一萬元農幣（只能買三升米），瓦窯坡每戶按七升米平分。由於領導上簡單的只靠厭惡的分法，西山里把逃亡地主李芳某也登記為應貸對象，大部自然村幹部不了解貸款意義，西山幹部說：「貸款還不如不貸」，嫌麻煩分不清；西集家幹部怕得罪人，明知道是二流子也不敢提出；有的是怕別人說他村富足，多負批公糧，故意裝窮，要求貸款。甚至說：「負担公糧多的村應多貸」，給咱村就是要想多分得二百斤棉花。這些問題都發現後於三月二十四日召開緊急村長會議，提出糾正分配不當的貸款，重新集中分配給最貧苦的村子。西山里共有分之十八，該村共有地二千三百畝（大部是開荒地）只有三張牛，幹部們研究準備幫助實困難中部亦集中西山里下垢，提入去做。（劉紹斌）

臨南縣南溝等村幹部

鬧錯羣衆路線 發放貸款自流了

（臨南訊）二區貸款中發現有的村幹部錯誤了羣衆路線與民主討論，形成沒有領導的自流發放。結果貸款沒有貸到最應貸戶的手中。南溝行政村指導員從縣擴幹會回來，給幹部傳達貸款工作時就說，幹部不能包辦代替，不要管，完全放在羣衆中，由羣衆討論去貸。於是農會秘書李應武，對馬溝清決做貸款工作，即召開羣衆大會討論貸法，結果貧苦農民苗正行等三戶應貸的沒貸上，不應貸的七戶中農却貸上了。共貸二十戶，每人平均貸了花半斤、布兩丈。會上貧苦農民說話很少。李家條行政村應貸戶有九十餘戶，每人平均貸放了花一斤，貧苦抗烈屬農民也未多貸到。通有三個行政村往自然村分貸款是按村子大小、水地多少而分配，不掛水地在誰的手中，不是按照貧苦羣衆生活困難多少去分配，現正糾正中。（殷林、高德武、殷文才）

教員當自覺願盡義務 王家焉成立民辦小學

（興縣訊）五區王家焉土地改革中，貧苦羣衆深深感到過去被地主剝削不能唸書，自家孩子吃了大虧，識字，需要創辦一個學校。「我們家三年以前當不識字，他一塊的工錢就打了一，一塊錢，現在可以吃上大塊兒；一貫明！」村裏叫我兒晚的唸書，今年兒數「咱村從沒有立過長官的財主們子弟能到外村去唸書，咱們就不行，去冬立了個冬學，沒兩個月，一個小孩要攤一斗多米，一個聯受得住」「多來，主要是教員難找，其他要川大的水及其他四十多兒，全村要求上學也多，但根據詳細調查了這些情形作，就要幫助解決教員問題及其他經費，在會議中，經農村物色了並從二完小回來的道下幫自窮，他家是個抗屬中農，他父親是趙管生門爭都中表現積極，羣衆同意他當教員，他說：「大家看得起咱，咱就是白盡義務也不唸咱的苦，咱貧苦人家都能念上書，就不失去了，羣衆說：「你就去吧！」羣衆又選了一個幫助他解決教員的棉花生活問題。三月初八日即開學，已有二十多名學生了，學校設備也已經準備，成立大半兒的房子，並擬決定學生家長和生產調衛民。（楊嘉謙）

朔縣廣闊村

未深入發動羣衆 第一次清算大會沒開成

（本報訊）朔縣廣闊村去秋解放後，曾在區村幹部的領導下，對奸霸與地主進行了三次大鬥爭，共清算出一千八百三十二畝土地及其他財物等，村幹部也都是在鬥爭中湧現出的積極份子。三月初工作團到該村發動羣衆進行土地改革，事前曾聽了區上幹部的介紹，後又在羣衆中作了一般的了解情況大致和區上說的差不多，村幹部的意見，羣衆對地主剝削不滿，要求實行分地，如果剝削不公，幹部的多分，好地等，但同時也有不少羣衆對幹部有些意見，主要是都是工作很好的時期，因此他們說，對工作團的態度有些不解，當時工作團同志認為這些意見不是主要的，五天的時間，第六天召開全村村民大會向地主清算一般的積極份子與貧農的會議，確定積極份子，還算門爭大會上選擇的鬥爭會上登高，和村幹部在大會前夕做了個別訪問，清算呂相（當選主任、村長多年）的等不上十人的發言，都是吞吞吐吐的，羣衆把主席團都不五相都扶助，積極份子的幫助羣衆說話，村主任反咬羣衆：「我啥不說話呢？」主席團也束手無策，工作團的打氣也不濟事，大會只有在下寒，天氣冷的理由下，宣佈休會。

夜裏召開第一次門爭失敗的原因是：一、沒有先研究謀清楚幹部和羣衆的關係，把力量估計的放在積極份子身上，因此未能到羣衆的要求，羣衆的情緒與要求，從積極份子和羣衆的意見，工作團同志深入發動羣衆。（一平、高正、僧機）

（續前）這是一個典型，羣衆提了很多意見，前幾天會上說的那些事，都是怕人家報復的。一個說：「說了沒法，怕人家報復哩。」有的積極份子說：「大會上說了也沒、出來，人家大部份羣衆說：不幹部們都怕翻變了。從前鬥爭，咱們反映意見，叫他們說的些話，也不是幹部的，咱們幹部常估和幹部，幾天來夜裏，不是說幹部們的鬥爭果實叫了地主一起，常吃人家的請，咱們也和地主一起開會，同時大部份羣衆怕同志講話；農會會員家和工作團同志話，仙老婆提心吊膽不時的向外打探說：「一老財門上說了見多，可要小心壞人」，咱這小門孤戶，又沒個說話的，怕人家。

王封閣軍殘殺人民

（寧武訊）閻軍頑熱暴，王封村四十餘歲的小貨販胡二小於三月十號被閻軍二鐵吊起來，二頓第一頓打的，胡二小遍身傷痕下，閻軍將他吊在路上，時刻上吊下，走不動，拉了十天，抽自家後山去，將被漢軍長說：「死，叫你白家坐牢，官兵看見他的二小屍體後，叫他的二小，活不下去了。」八路軍啊！趕快來吧，我們實在活不下去了。（鄭銳溜）

讀者來信

建立招待制度 免除負担不公

編者同志：

沂縣七八區沿大路一些村莊招待過往人員的辦法不很好，他們不是專門設招待所，或是輪流派到各家，而是找光棍漢，設客子（即雖家的女人不在住，便引上跑去，我不下面那些人家如因有事不能往來跑，就引到好說話的人家。同時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家因此負担重，影響了民戶的生產。特別像光棍漢、寡婦、無親人依靠，生活困苦人，就負了，這是很不公平的，是違背了減免負担不公，及關心貧苦羣衆利益，希望建立一個招待制度的辦法改一改。

鄭三月九日